

清宫秘闻

清代后宫私生活实录

九



孙希涛◎编

清代共有十三位皇帝，有明君，也有夏桀无
道之徒。近三百年的清代宫闱中，秘闻重重，皇
权更替，政治斗争，宫闱秘事，帝王后妃私情，
为后人演绎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历史剧……

045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K249.045

2

:9

清宫秘闻

孙希涛 编

九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秘闻/孙希涛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6.1(2003.10 重印)

ISBN 7-80094-954-0

I. 清…

II. 孙…

III. 宫廷—杂史—中国—清代

IV. K249.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7113 号

清 宫 秘 闻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8 字数 1082 千字 插页 4

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954-0/K·4

定 价:298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

吴县洪第

“阿福。”这位少年笑咪咪地重新戴上帽子，一面扫了这家门上的下人们一眼，瞥见了四十岁上下，生得健壮魁伟，落在众人背后站着的阿福。一面轻拭着袖口在车子上沾的灰土，慢吞吞地往院子里走，有意无心地说：“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儿，还是早些儿上了门的好。”

“是的，二爷也是这样吩咐过的，”阿福抢上一步，紧跟在这少年的背后往里走着，说道：“自从城里响了炮，有人来闹过事，前面的大门便闭了，直到现在还没有敞过。前面的人都调到这后门上来照应着，免得常来的大人们，爷儿们摸不着道儿，更免得……”

“最要小心地就是义和拳，他们连皇宫都敢闯……”

“二爷也早想到了这一着。”阿福虽然跟着主人，久住在北方，尽管说的是官话，却始终摆脱不掉南方的音。“央了端正爷和庄王爷都颁了告示。贴在大门口了。”

“二爷在家不？”

“在家。”阿福抢上两步，赶在前面，打起了过厅上通到后里院去的一扇圆月门上的湘帘，穿过了这一洞门，似乎踏进了另一清凉境地。满院的古木参天，绿阴笼盖，蒹花曲径，



色调香匀，独没有北京城里夏天家家户户院子里空地上免不了要栽的晚香玉，足见这人家的不俗，但亦未竟能免俗；檐下在一个月前端午节挂的菖蒲艾草还是挂着。就是这廊檐上同时吊挂着四盆花草，碧绿；阶前左右的大瓷花架上是珠兰，清香。

“有客人在里面不？”

阿福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架上的一只鹦鹉，鼓起了翅膀，提高了喉咙，一口道地的京白，叫了起来。——傅彩云，傅彩云，有客来了，有客来了！

“噢，又少不掉你多嘴。”阿福吆喝着鹦鹉，回过身来让那少年先跨上廊沿道：“没有别人，适才庄王爷来了。二爷招呼了厨子备菜，许是王爷要在此地吃晚饭，没有别人，您请吧。”

“不，阿福，不。我不想见到他，你还领我到别的房里去避一避吧。”

阿福便领着他，出了这边子左角上的一个便门，把他安顿在侧院东上房的一间小客座子里，等阿福由侧院里出来的时候，随手带上了便门，发现自己的女主人和庄王爷，正站在廊檐上说笑，他便小心翼翼地屏息着气，侧着身子，垫着脚尖儿往外走。

“阿福，”这是他的女主人的声音，阿福答应着站住了，听见她问道：“刚才有人来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福的两只眼睛，传神地凝视着他的女主人，



不缓不急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谁来啦？噢，我怎么没有见到。”

“怎样鹦鹉叫了的呢？——有客来了，有客来了！”

“哦，那是我。”阿福瞪了鹦鹉一眼，便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它把我当做了客。”

载勋正在顽弄着架上的珠兰，听到阿福的这句话，也笑了起来，跟女主人做了一个迷眼，便乘势把自己的右手往她的肩上一搁。阿福觉得没有再追问他什么，便紧了两步，退了出去。

“这背时的雀儿，不三不四的，快跟它的主人一样的背时，再也不会得交好运。——除了会说：有客来了，有客来了，便什么也不会……”

“它还会喊你的名字呢。”载勋哈哈地笑了一阵道：“怎么会喊你这久不用了名字的？”

“所以我说这雀儿的主人促狭得不会再交好运呀，连教出来的鹦哥儿都是疯疯癫癫。不大不小，呼名叱姓——我早就许过愿：等它的主人有朝一日仰了脖子，呵，我便剥了它的皮，燉燉吃，看它还‘傅彩云，傅彩云’地乱叫不？偏偏它的主人在马关没有被刺死……”

“这鹦鹉是少荃送你的？”庄王爷嘴里一提到李鸿章，脸上便立刻呈现出一副极其不豫的神色。

“原始的哩，”傅彩云早就看出了载勋的神情，便娇媚地紧凑起眉梢来，道：“我也看透了少荃的前程，前两年里就失去了老佛爷的宠信，恐怕官止于两广总督，别再梦想重行回



到北京来嘿，我不能看到他这促狭鬼在南方的下场，但他送给我的这只鸚哥儿的下场，我终是见得到的。……”

“你不要把话说早了，也许他就要到北京来。”载勋说着，脸上浮起了一阵愁片，但一下子就消失了，眼望着那宿起头来的鸚鵡，堆下了一脸的笑，拍着傅彩云的肩膀道：“我觉得现在你的这大号，赛金花，比从前的傅彩云好，格外显得富丽堂皇！彩云，天上的一朵彩云，美是美了，到底是彩云，是渺茫的云彩；而且空际的变化万千，即便彩云，也难得常在，叫人有捉摸不定的感触，更令人有可望而不可即的苦楚。事实上，洪文卿在时，我们这一群俗骨，你那里会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的王爷呀，”傅彩云娇声娇气地往载勋的怀里一倒。“你不多多地照应我们些儿，反而挖苦捏弄我们，犯得着么？”

“你别在我面前耍骨头，卖弄玄虚，就谢天谢地，算是你把我当做人，没有把我当做木瓜，我已经是高兴得了不得。要是说我挖苦捏弄你，这就显得你是倒砍我一斧头！——我也知道，全朝文武照应你的人有的是，哪里用得着我这葱头来装什么蒜？！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，王爷难道真的恼我不成？干吗来了这一会儿，说了这一下子的伤气话？”

“你看，只有你说的话，就不容别人有分辩半句的份儿。”载勋看到月亮透过了院子里的林木，洒射得遍地全是疏疏密密的碎影。屋子里已经掌了灯，下人们忙着预备开饭。



当他们正要回到屋子里去用膳时，甬道上出现了两盏宫灯。照耀着一位肥胖的武官直闯了进来，把大家吓了一跳，傅彩云在这种场合之下，极其镇静，等到看清楚了来的人是谁，她嫣然地笑了起来。

“董大炮，你这么匆匆地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载勋说着，迎下阶去。

“赛二爷这里，你来得，我就来不得么？”董福祥对赛金花打了个哈哈，又对庄王爷做了一个鬼脸道：“我是奉旨来捉你的！我就知道，只有这些地方才安葬得住你的身。有人说你在煤市街的窑子里，我想那里现在是义和拳的天下，你不会搅在里面、刚才我先到杨翠喜家，你不在就一脚到这里，被我算着了，居然就一捉一个准。——还不快点儿跟我走？！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载勋的左臂拦接着赛金花的腰，嬉皮笑脸的。

“我的爷爷，洋鬼子兵已经过了天津往京里开了来，你还色迷迷地躲在这里，老佛爷召见你召了两三个时辰，派人到处找你。”董胖子的脑壳上冒出了一球球的汗。“走吧，快！”

“好，我拿了大帽子就走。”载勋这一惊，脸色都变了。才要回到屋子里去，早已有下人把他的双花翎大帽递了出来，他戴上了便要走。“老佛爷在什么地方召见我们？”

“宁寿宫，你先走。”冷不防董福祥跨上台阶，偷亲了赛金花一个嘴巴，才嘻嘻哈哈地往外溜，气得她直瞪眼，却又不好奚落他，深知他是个无赖。



载勋跟着董提督走了几步，便又站住了，似乎有什么话要对赛金花说，又好像是不便当着董福祥的面说。她当然已经料透了王爷的内心，伫立在阶台上，咬着嘴唇儿对着回过头来的载勋笑了一下。

“误已经误了，王爷和董大人还是吃了便饭再去吧，已经摆上了呀。”赛金花嘴里说得这么热络络的，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示欢迎的意色。

“饭是不吃了，”董胖子嘻嘻哈哈地对她说：“不见到你倒也罢了。现在我的魂灵儿早出了窍，钻到你的肚皮里去了——二爷，阴天打孩子，闲着也着闲着。送我一程呀，把我们送到二门上。我想，除了我们这位王爷，再没有别的孤老躲在你的床底下吧。”

“董大人，你瞧你的这张嘴，”赛金花走下了台阶，来送他们。“要是你的兵队像你的嘴这样可怕，我想洋鬼子们早垮了。”

“这个么？我觉得倒还是赛二爷厉害，扣住了我们的王爷，让我们打不成仗。”董福祥说着，回过身子来想去抓赛金花的大腿，她吓得后退了两步，同时庄王也挡住了他的来势，董胖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二爷。你觉得我的嘴可怕？不见得。我的嘴不及你的×，你看，王爷替你护着哩！……”

“放正经些，别瞎扯。”他们一齐到了二门上，载勋打断了董福祥的话头，对赛金花笑道：“刚才我拜托你的事可别忘了。”



“这件事，我绝对不能受你的托。”赛金花站在门洞子里说：“你想，你们抓立豫甫的时候放了她，现在连你们各处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她。要我这没脚蟹，在这烧杀连天的城里，到那里去找她？”

“我知道了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明白了你的意思：你不肯为我把秋红找出来，你莫不是愿意垫她的缺？也好，等一下我被召见过了，就去打荣禄荣大人一个招呼，我就说是赛二爷自己乐意的，他可别以为我载勋割他的靴子。”

“王爷，你也该放正经些儿才好，”他们二人走远了，赛金花仍立在二门上，提高了喉咙道：“别尽呕我们娘儿们，要是等一下子敢在皇太后的面前，也这样放肆，才算是有种的！”

赛金花的这几句话，这两个当时北京城里的活鬼，不知听清楚了没有，也许是惟恐赶到宁寿宫太晚了误了大事，所以再没有听到他们会说什么，便匆匆出了“吴县洪第”的后门，上了车子走了。

赛金花伫立在院子里，下意识地仰望着天上的明月，一朵乌云直对着月亮奔了过来，引起了她的回忆，大有往事如烟，不胜今昔之感。想起上一次京城里发生动乱时，她正随着丈夫洪钧出使在欧洲，未曾受到丝毫的虚惊。如今呢，幸而洪状元早就过世了，自己虽还打着“洪第”的旗号，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，却竟知道她已经下了洪家的堂；否则在这一次也许会被视做假洋婆子提了起来，她想到这里，不禁打



了个寒噤。

忽然想起晚饭已经开在桌上，她便加紧了脚步，往自己住的院子里走，鹦鹉又叫了起来：

傅彩云，傅彩云，有客来了，有客来了！

“别活见你的鬼，当作不作的！”赛金花对挂在黑暗里的鹦武有声无气得骂了一声，便踏上阶台。忽然从珠串的门帘缝里，瞥见自己的屋子里，倒确实是有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坐着。

赛金花的脚步缓了下来，轻轻悄悄地注视着，在自己的房里的是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；却看不出是谁，也想不出是谁，只得在房门外踟蹰着。打量着。她终于笑了起来，打起珠帘，踱了进来。

“秋红，秋红，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？”

北京的另一女王

慈禧太后是满清朝廷的“女王”；到了庚子年间的赛金花，乃是北京社会的“女王”。

赛金花为洪文卿如夫人时，最得意的是穿了正室张夫人的皇家赏赐的章服，在伦敦跟维多利亚女王合摄了一张相片。



李鸿章早年在京里见到这张相片，曾当面盛赞她似一枝雾笼的芍药；不料她自家始终没有忘怀了出身，常对人表示自己不过是苏州的一个妓女，今日幸蒙都中仕官歆羡，竟能不以弃妾相待，岂敢以云鬓芙蓉自居？因为她的不曾因贵而骄，她又不因风流而荡，所以在洪侍郎溘然长逝之后，她重行回到上海卖身，易名曹梦兰，袅娜丰韵，惹人怜爱，人们争着呼她幼时的小名，二宝，或闹着喊她在苏州当青官人时的芳名，钰莲，这暗暗地，表示她的丰韵并不因她的年事而衰，同时大家对她的倾慕更不因她的再度为娼而稍弛。

她是庚子的前两年又由南方北上的。西罗圈胡同南口的这座宅子，原先是洪文卿为了她租赁的，洪先生关乎中国西北边陲史地的若干著述，都是在这宅子里完成的。直到洪状元死了之后，她还跟原配夫人在这里同住了半年之后，才向洪家下堂求去的。等她此番重行回到北京，洪家的人早已回到南方去了，她便索性用自己在上海赚得的一些积蓄，买下西罗圈胡同这房子，恢复洪文卿当年在世时这宅子里的装修和陈设。她自己说是为了纪念文卿，一般人却说她是藉了“吴县洪第”做变相卖淫的幌子，“赛金花”这名字也就是这一次北上才改的。

凭她过去一番令人迷醉的往事，她在这北京城里当然站得住脚：这时候她虽然已是三十一岁的女人，可是肤质的白润细腻，体态的轻盈袅娜，远非一般比她年纪小十岁的少女所能赶上得上的。即使北京城里美丽娇媚的娘儿们有的是，



但谁能有像她这样的阅历，更有几个中国女人家远涉过重洋，论她风流而又伤心的往事，这位“状元夫人”好比做雨打过的梨花；看她如今那不衰的丰韵，我们的“二爷”就煞似出了水的芙蓉，此番却偏偏易名赛金花，何凡俗乃尔？莫非是为了迎合北京官宦场中人们奢、贪的风气，和沽名钓誉的臭味？

自从赛金花重临京城之后，好风雅，好酒色的王公大臣，富商巨贾，皇亲国戚，都好像是一盘杂乱的铁沙遇到了磁石。同时北方江湖社会里的娼妓优伶，贩夫走卒，阴阳巫卜，无不仰仗她那特殊的力量，得寄生在京城里安逸地混碗饭吃。所以北京当时的上层社会里都把她叫做“赛二爷”；下层社会里竟尊称之为“赛娘娘”——无形中这北京城里住着两位“女王”。

我们不能不佩服赛金花周旋在官宦之间的工夫，固然她曾经当过外交官的太太，实际上外交官的太太未必个个都赶得上赛金花！当时清廷的权重臣工，至少可以分为五派，差不多派派里都有一两位重要分子，不是现在热恋着她，便是过去跟她相好过；换句话说，跪叩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人们多半拜在赛金花的裙下。跪叩是限于国法，拜倒却出乎本心！

全朝大臣中有一派是个人机会主义的野心家，如载漪、载勋、刚毅、启秀这一干人。载勋最迷恋赛金花，而她始终嫌他蠢。一派是慈禧的极端拥护者，像荣禄、那桐、王文韶、



徐桐等。荣禄跟她的情爱关系发生在洪文卿逝世之前，所以有人说荣相国是最得两位“女王”钟爱的幸运儿。一派是举足轻重，已有国际地位的李鸿章，弈勋，伍廷芳和一些办洋务的人们。不用说，谁都知道李鸿章是赛二爷的崇拜者，只可惜他老了，似乎比她的爸爸还要长几岁。一派是看风转舵的观望着的袁世凯，张之洞。她的“曹梦兰”这名字便是张老头儿在上海时为她起的。另一派是反对政府和义和团提携政策最力的许景澄、袁昶、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。妓女秋红便是赛金花介绍给立山的。

至于下层社会对她的爱戴很简单，完全是为了她平日的扶弱锄暴，敢作敢为，打抱不平，轻财仗义。可是她的个性很强，加之以环境的驱使，就始终没有把正三品以下的一群放在眼里；反而无官无职，没名没位，乏财欠势的男女混混儿寻到了她的门上，她倒是对他们有求必应。她的脾气很坏，这也许是境遇所造成的，三句话不投机，当着官高品极的人们她一样的毫不留情；要是不投她的口味，或是服侍得不周到，她会拿起棍子揍折了小子们的腿，用烧红了的针来刺丫头们的脸。懂得她的人不很多，洪钧在世，只要一走出书房，便成了她出气的筒子。平心说，她倒是从来没有当面奚落过李鸿章，她常在人面前批评少荃，说他不论对公对私，为好为歹，还舍得拿自己的一条性命拼一拼，在她以为这就是李鸿章值得结交的一点。能够了解她的人就更少了，男女仆役见到他们的这位女主人，虽然她是堆着一脸的笑，他们尽管



小心翼翼地暗咬着牙根，也还是直打抖索。所以在她的前半生中，不知唤用过，调使过多少的下人，其中忍受不了，终于溜跑的逃走的不知其数。倒是只有一个阿福，从她在苏州以“钰莲”挂牌当姑娘时，便跟着她，等她做了洪夫人傅彩云，阿福跟进了洪府当长随；后来回到南方，想近红妓曹梦兰的身的，得先打通“大茶壶”阿福的路子；如今阿福是赛金花在北京“吴县洪第”里的总管家；这二年来每天晚上替赛金花洗小脚的是阿福，如今阿福并不因为当了总管家，便可以辞掉这洗脚的差事，事实上确也是不可能，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能够找出另一个人来顶替得了这一份美缺，赛金花的 Hongkong foot 患得很重，只有阿福把这双小脚捉摸得年代久了，每天晚上往手上一托，就知道脚上奇痒得难受的地方在那里，便没命地替她搓揉。要是这双脚，这晚上没有搓揉得畅快，赛金花会竟夜失眠。她之所以不在上海久住，而费了好些周折重行北上的，并不是贪恋京城里繁华富贵，实实在在，道道地地，是为了她的脚，因为南方的潮湿，使得他的 Hongkong foot 发得更厉害，成日价奇痒难捱，就只得带了阿福又来到这往事耐人回味的北京。

这一向北京城里的到处大火，枪炮子弹的满天飞，赛金花曾受了一些虚惊，但在这惊恐动乱中，却始终没有疏弛或怠慢了自己的脚，每天晚上照旧是要洗一次的。

在城里围攻使馆最紧张的阴历 5 月 28 日（西历 6 月 24 日）的那天下午，“吴县洪第”的在西罗圈胡同的后门上，居



然不问皂白地闯进来了一群义和拳。扬言要活捉跟英吉利鬼子国女王有交情的洪二毛子的婆娘！吓得阿福及一干下人们挡既挡不住，又来不及赶到上面去通报，义和团已经撞进了上房，赛金花当其时在花厅里正在跟好几位官员，耍着叶子牌。

为首的几个义和拳发现在厅上打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端王，董提督，还有好些不相识的大老，只有赛金花一个人是女的，却是男装，这可把义和拳吓住了，踟蹰在厅堂的门口，赛金花尽管是异常的镇静，脸上也变了颜色，不料就在这个当儿，董提督霍地掏出了怀里的洋枪，对准门口当头的两个拳民，放了两个，随即倒下去两个，吓得其余的夺门而逃，如鸟兽散，厅上的人，还是打他们的叶子牌，若无其事。

赛金花嘴里虽不说什么，心里却惦记着这桩不大不小的祸乱，谁知第二天一早，凡是跟她有交情的王公大臣的大小文武衙门，都派人送来了禁止军民拳勇闲杂人等，乘京城不静时，强占乱闯功臣宅第的告示，叫贴在门口，便不会再有人敢来闹事；并都奉了大人的命谕慰候洪家夫人。赛金花就着阿福一一领情致谢，并厚赏来人。

官厅的告示中还有端王爷这一次又差人送来了一张义和团的神符，一起张贴了起来，贴满了门楼子的里里外外。这当然是有力量的。但赛金花为避免麻烦，便索性吩咐下人们暂时收拾起好些华贵的陈设。一些不相干的客人，一律挡驾。



后门上加派长随站班；二门上内两厢廊房腾空了，多住小子把守着。已经闭上的大门里，发了四支洋枪给看管的家丁。

是聂士成将军过“头七”的那一天，也正是天津被八国联军全部占据了的第四天的早上，北京城里已经有好几天不听见枪炮的响声。这天早上是个阴天，依旧是静悄悄的，赛金花院子里逗着鹦鹉，落了几滴雨，她便往秋红借住的一个侧院里走去。

这侧院邻近乾面胡同，胡同里的车马人声隐约可闻。秋红正在房里梳头，看见赛金花走了进来，便站起身来让座。

“你梳你的头，且别管我，”赛金花说着，便走到秋红的背后，帮着她扎辫穗子，忽然抬起头来对镜子里的秋红抿嘴一笑，道：“我看你改了男装，更显得标致了。”

“到底及不上杨翠喜，她因为在戏台上扮演惯了，走起路来，真像是一个男人家。你我免不了有点儿扭扭捏捏的，显得不大方。”秋红一面说着，一面梳整着客上的刘海。

“哦，翠喜来过了吧？”赛金花正在打着穗子上的结。“你托她找人送给立大人的东西拿去了吧？”

“拿是拿去了，送到了没有，还不得而知哩。”秋红微叹了一口气。

“送是一定会送到的，你放心，昨儿荣大人不是来说起么，这一次的仗不久就会没事的，皇太后已经懊悔了，说不定，一两天里就要议和，就没事了。等到那时候立大人也就